

淮国旧的故事,是每个上海人都知道的故事。至于淮国旧的“外史”,比如霞飞路年代,这里竟然是一家4S店,比如南北高架建造时,淮国旧是有可能不拆的……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我也只是在写《淮海路上》时,才走进了淮国旧的“外史”。

这家旧货商店如果在原址一直开到现在,该有72岁高龄了。

1954年9月27日,《解放日报》有一条“淮国旧”即将营业的消息:“国营上海市贸易信托公司旧货商店门市部,欢迎各界莅临参观指导踊跃选购……地址:淮海中路424号(重庆南路口)”。两天后,这家提供二手商品交易、调剂服务的商场正式开张。分明是迎接国庆开的。

俯仰集

齐铁偕

春夜
湖上雨新晴,
春深水尽生。
朦胧烟雾里,
花月一船横。

起钓刹那
春水绕郊垌,
垂纶在远汀。
风停人止息,
竿上落蜻蜓。

踏青
无喜亦无忧,
随心烂漫游。
深深林荫路,
布谷一声幽。

很快,这家旧货商店成为上海人的“淘宝”热地,被称作“淮国旧”,即“国营淮海路旧货商店”的简称。

我在上世纪40年代的霞飞路商铺地图上发现,从八仙桥到淮国旧,这一带霞飞路旧货店多如牛毛,有二三十家。虽然大多只是一开间门面,但是旧货店之多,体现了上海人的生活风尚;买旧和卖旧,都是体面的事情。

50年代初,政府对淮海路商店重新整合布局。与其小旧货店一家连一家,不如开几家大体量旧货商店。

大体量的旧货商店,要有大体量的建筑。淮国旧的建筑是从霞飞路延续下来的,但是淮国旧的前世不是旧货商店。

法大汽车公司,也叫作法大汽车行,就是现在的4S店,才是此地的金主。法大汽车行英文名称是:The Grand Garage Francais。

从一张历史照片中可以看到,淮国旧完全沿用了法大汽车行的建筑,面朝重庆南路而开,依稀见到很大的“雪铁龙”法语广告:CITROËN。法大汽车行是霞飞路上第一家汽车行,卖车也修车。

现在能够想明白淮国旧的体量为什么这么大了,从淮海路直通长乐路,两条路上都有门。法大汽车行是前店后修,两条路上都可以汽车开进开出。小时候曾经听长辈说起“法大汽车行”,可惜,不仅是因为我年少,根本没

很多年前我看到一本书,题目叫《所有的错都是大人的错》,我还没打开就觉得这话说得太对了。

我在公开场合说话总要做点心理建设,好不容易开口也很难流畅,而且语速超快,好像慢一点就怕人家没有耐心听完。

原因就是我不自信,我的不自信,来自童年被频繁地打断、叫停。小时候我一唱歌,我爸就会笑着说难听;我跑步的姿态,也会招来嘲笑;我其实很喜欢表达,爱说话,被家里人起个外号叫“呱呱鸡”,导致我现在面对外界,都还有一种被审视的惶恐,我不相信自己是受欢迎的、被接纳的。

我倒不是回头跟家里人算旧账,他们的局限也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只是暗暗下决心,自己做母亲,不要再犯那么



周信芳(青铜) 蒋铁狮

有汽车行的概念,大人们也只是年轻时从汽车行外面经过,根本没有进去过。汽车行和普通市民没有任何关系,连围观的资格也是不具备的。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津津乐道更久远的霞飞路传说,却很少在回忆

并不是“所有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闫红

多错。这并不难,我本来就是爱反省的人,当孩子出现问题,我就会想,一定是我教育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然而某天我发现,为人父母,过度反省也是一种错。

那天小朋友跟我聊,他成绩很难提高是因为内耗多,为啥内耗多呢,是我对他太温柔了。他举了个例子,说他有个同学成绩很好,有天他和那个同学在外面玩,那个同学的妈妈打电话叫那同学回家,态度很强硬,那同学也很强硬,置之不理。

过了一会儿,我也打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好像只是询问一下,但是他接下来坐卧不安。虽然我的询问里只是有一点希望他早点回家的意思,但是这点意思像那颗十八层羽绒垫子下的豌豆,硌得他难受。

他说,那个同学很爱打游戏,但他也能戛然而止,他做任何事都很果断,没有内耗,很专注,效率就很高。

我听了很震惊,我在家长会上见过那个同学妈妈,当时当着众多家长和孩子的面,他们母子俩吵起来。似乎是那个妈妈叫孩子做什么事,孩子不愿意,她便疾言厉色地说:“某某某,你记住,以后你别想让我帮你做一件事!”

我当时是当成反面典型默默记住的,在我看来她所有操作都是雷区,咋还成榜样了呢。小朋友说:“就因为他跟他妈妈关系不好,反而锻炼出对他人不理会的心态。心态很强,更容易专注,老师的看法、同学关系都不会影响到他。”

听上去好像很有道理,放以前我可能又要反省了,但是这次我不能苟同。这中间因果关系没有那么强,我也看到过一些人,受困

于父母的强势,也内耗,甚至抑郁。如果说我有什么错,我错在连反省这件事,都包办代替了。

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亲子关系。我以前觉得我父母对我不够关心,但我有一个朋友,她再小的事对她妈妈来说都是大事,生病会给她煲汤送到单位,她大学还没毕业她妈妈就在那个城市给她买了房子,但她也很烦恼于她妈妈觉得她无能。

她刚上大学时,她妈妈在她宿舍住了很久,一是帮她料理日常,再就是想帮她跟她同学搞好关系,这不但影响了她和同学的关系,还让她很久都陷入自我怀疑。

每一种教养方式都有问题,都需要孩子选择性吸收、自行矫正,面对强势的父母,有人会变得更强,有人则是暗暗崩溃。与其寻求完美的教养方式,不如让孩子有承接的能力。我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习惯于认错,让孩子失去反省和应对的机制。

我们这代父母,一直被教导要给孩子“无条件的爱”,我现在开始怀疑这是一个坑。“无条件的爱”首先是一种不对等,倒不是说孩子不能给同等的回馈,而是在这种关系中,父母成了完全的施与者,看上去是不求回报,但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隐形债务,让孩子在心理上永远处于亏欠状态,会有一种乏力感。

再有,人的心理韧性,有时恰恰是在“不完美”的关系中锻造出来的。当父母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身上,实际上是在替孩子承担他们本该自己面对的人生课题。遇到问题,他们会习惯于迁就、推诿,而不是改善。

孩子的错里,确实有大人的错。但让自己永不犯错,也是一种执念——甚至是一种更隐蔽的错。与其耗尽心力去做一个特别正确的父母,不如早点让孩子知晓,父母是会犯错的。而你的课题,是接住这些不完美,找到自己的人生节奏。



爱因斯坦说写字台的干净程度和大脑思维程度成反比。我深以为然,并把这条“规律”扩大到书房。由此及彼,连我车子的后备箱都不是很“干净”。家人一直叫我好好理一下。

美国社会学家很早就做过研究,自从有了汽车,随着人们活动半径的扩大,社会生活随之改变。最近看到沈周《西山纪游图》后的题跋:“余生育吴会六十年矣,足迹自局,未能裹粮仗剑,以极天下山水之奇观以自广。时时棹酒船畅游西山,寻诗采药……”沈周那时没有汽车,旅游最多坐船游玩西山。

我单位离家比较近,所谓“一脚油门”的距离。有同事看了我车上的公里数,说了一句“一年开这么多公里,我算算也没这么多路”,他不知道我活动的圈子,也不知道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开车的人。

我开车出门走亲少,访友多,大都是师友。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尤其是一年两节即中秋和春节是“高峰”,节日出访礼物是不能少的,人到礼到。虽然现在有顺丰快递可以包邮到家,但是拎着“大包小包”走人家,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古风”。这样,开车就方便多了,后备箱里大多是这类礼物。有时,吃不准要看望几位老师,所以礼物总是多备几份,还有没有送掉的礼物,时间长了就“待”在后备箱里。

后备箱里也有人家送给我的东西。有一次,一个新朋友问我是不是喝茶。我的理解是一本正经用茶壶沏工夫茶,我说“不大喝茶”。自此以后,这个朋友见到我就送酒。在他看来不喝茶就喝酒。最近一次送的白酒,不知道什么牌子,上面写的产地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直到朋友圈见到有人晒出1994年的茅台,见到上面写着产地是“仁怀县茅台

镇”,我才记起他送的白洒上也标明“仁怀”二字。原来茅台镇出名,知道仁怀县的人却不多。就像钱锺书出名,知道钱基博的人不多;杨振宁出名,知道杨武之的人不多一样。

此外,我的后备箱里还有书。已经不止一位老师告诫我买书要“慎重”,因为他们有前车之鉴,更有甚者把书称为“书灾”,也有人问我“你的书还放得下吗”。想起鲁迅专门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借了一间放书的屋子,就在溧阳路,周海婴曾回忆说小时候还去过。今天,如有一个爸爸带儿子去参观自己借的专门放书的屋子,大概也算得上是一种“古风”了。

我后备箱里的书都是老师所赠。记得某次,我见到老师家的地上摆着一堆书,随手一翻里面有黄裳的《笔祸史谈丛》,这个版本我从未见过,书是读过的。之后还陆续见到朱自清《经典常谈》、周振甫《诗词例话》等书,都是我已经读过但没有的版本。老师说自己年纪大了,这些书给我,也能继续发挥功能。积少成多,我有了不少旧版本的书。翻翻后面的定价便宜得吓人,更吓人的是印数,今天看来都是“天文数字”。

前一阵整理后备箱,发现一包牛皮纸大信封,里面是“旧作”。我看了一下,最早是“癸卯新正”写的字,二十几封,二〇二三年的东西,现在看看也旧气了。今天的一年何啻旧时十年,加上又是在后备箱里的宣纸,跟着汽车跑了几万里公里,连纸上印泥都有了旧气,非昨日之感。回想起来,这些旧作本来是计划参加一次活动,准备随之奉送对方的,可惜未果,也就没有送人的机会了。自己的作品连送都送不出去,惭愧惭愧。陆俨少当年画了画送给人家,等人家走后,他和学生说,刚刚那张画人家拿回去总不见得扔掉。

中闪现法大汽车行的影子,因为它是霞飞路上最“高处不胜寒”的店家。在我翻到过的书籍中有一个记忆,上海第一个买汽车的女明星是徐来——蝶来照相中的来。

上世纪90年代淮海路南北高架大动迁,据说最初的方案,高架路是沿着成都路笔直向南,高架大名即成都路高架,拆掉的是培文公寓,保留的是淮国旧和它对面的四明里。当时淮国旧已经改名五星公司,翻新改造已经动工,突然接到了停工的紧急通知。南北高架转了

个弯,淮国旧转没了。重庆南路以东的淮海中路,90年代几乎是涅槃式的拆旧造新,原来所有的商店都消逝了。有太多挥之不去的回忆,为什么淮国旧的“伤离别”,超过了这个路段任何一幢楼一家店的逝去?

只因为淮国旧记载了上海人的喜怒哀乐。它是让人得意的、有趣的;也是让人欢喜的、让人伤感的。而欢喜和伤感是互为陪衬的。“文革”初期,许多店关了,淮国旧倒是一天也没有关门过,而且在特殊年代迎来了特殊的买客和特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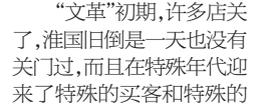
卖客。彼时不少知识分子、文化人、资本家,受迫害日子过不下去,靠变卖家里的手表家具电器勉强度日。

有伤心的人,必定有开心的人。伤心开心在任什么时候,都是社会的相辅相成。有个工人在淮国旧看中一只三门红木大橱,150元。回家后和老婆商量来商量去,一夜天没睡着。咬咬牙,第二天拼拼凑凑把红木大橱买回来了……这样的工人并不少。

特殊买客和特殊卖客都由此对淮国旧刻骨铭心。在淮国旧刚离别时,怀念情绪并不很明显,90

年代全社会都热衷新的,冷落旧的。即使是淮国旧自身,在拆迁前,日子也不好过,改名五星公司。这个名字,恰是上世纪50年代初淮国旧“前任”的店名。跨过了世纪,时间长了,年纪大了,淮国旧情结越来越醇厚了。

淮国旧似一块璞玉,以“美颜”格式,活在上海人的心里。这本身,也是淮国旧的“外史”。



在这座城市不计其数的小马路中选择一条看得见过去与未来的路作为春日散步目的地,离我最近的这一条,是胶州路。

胶州路近北京西路是我每日上班的地方,在楼上俯瞰,胶州路近愚园路的一侧紧邻著名的久光百货,永远人潮汹涌,车流拥堵。人们疾步穿梭于人海中,久光百货红黄蓝色外墙对着静安寺金灿灿的阿育王柱,是另一番滚滚红尘。我的年纪远不到讲古的时候,但仔细一算,竟也在胶州路上工作了十一年。

我十二三岁就在这幢楼上临窗远眺了。27年前,我母亲在我如今工作的同幢大楼上班,直至彼时单位迁至这个大院。我难掩自己的惊讶,我常常把这种难以定义的巧合称作命运。年轻的妈妈当时在一家出版机构工作,负责的是发行和营销。我去过她办公室几次,身边是忙碌的同事和清脆有序的敲击键盘声。她穿长风衣,一双走路很稳的中跟鞋,戴花色素雅的丝巾,刘海精心吹起,长发烫成大波浪,擦很淡却精致的口红,这是我那个年代白领最初的印象。如果我,妈妈会准时下班,有时去静安小亭吃个麻辣烫,有时在愚园路上的麦当劳吃个小心点垫垫饥,也会带我去静安寺对面开业不久

的下沉式广场伊美逛街买衣服。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母亲与父亲工作太忙碌,我由祖父母照顾。因而我和妈妈每次在静安寺的“约会”都让我雀跃。她会事无巨细地问我学习生活情况,我像个好学生一样回答。她办公室外有一扇小窗,很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在这扇窗往外俯瞰的场景,鸽子飞过,一排排低矮的红色屋顶,瓦片在夕阳

胶州路的页码

施丹妮

下倒映着赭色的温热的光,这道光反反复复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稍长些的老者会告诉你,胶州路靠近静安寺这片区域曾经是著名的农贸市场,1983年,邓小平来上海视察,看的其中一个菜场就是胶州路农贸市场。你再往前走200米左右到胶州路新闻路附近,是1936年鲁迅先生出殡的地方——万国殡仪馆,大先生出殡那天,送葬的人们依次而行。你再向前走100米,1937年,上海萃众毛巾总厂旧址在此,它货号414的蓝白条纹钟牌毛巾曾是一代人的记忆,如今它的旧厂房成了更多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创意空间——现所。走过这条马路的人都难免会想,如若时光

纵向标记为胶州路的页码,这册书的每一页都有传奇。

可我并不想说这些,春天散步时,涌现在我脑海中的都是些琐碎的画面。它是那家贻贝很好吃的法式餐厅停业后变身的老麦咖啡馆,是老麦咖啡馆业后的南德宏咖啡,它们陪伴我度过了漫长而孤寂的写作时光;是快速帮我修好裤子拉链却只收两块小钱的小皮匠爷叔和胖阿姨;是曾经居住此地几年间每周要光顾两次的花店,店主精心搭配的素雅又美的桔梗;是胶州路拐到康定路的美中边修自行车边读书的师傅……以及十二三岁的我和妈妈挽着手荡马路,望野眼,碗里双档汤的细粉、小馄饨里的蛋皮、汤汁有点烫的虾仁生煎、夏天水果摊冰凉的妃子笑——那些如琥珀般封存的我们一同度过的时间。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理解解构城市与街道,因此我人生中的胶州路永远不能被任何人拥有,它不停在变化,不断被经过,却在我的记忆里获得了一刻永恒。

十日谈

去东台路,在外摆位喝杯咖啡,等待一场樱花雨出其不意地从天而降。
责编:殷健灵